

红河前哨戍边人

■龙文志 曹继可



南国冬日,红河远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既是闻名遐迩的百年商埠,也是璀璨夺目的口岸明珠。这里白天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夜晚霓虹闪烁、热闹非凡,有着“滇南不夜城”之称。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红河前哨钢二连”官兵就驻扎在这座口岸小城的一座山顶上。站在山顶望去,山下景象尽收眼底。

“同志,这里是军事管理区,请不要在此逗留。”正在哨楼执勤的战士漆人瑜发现有游客在哨所附近徘徊,赶忙上前劝离。县城常住人口不多,但流动人口相对较多,不法分子时常混迹其中。

在连队,只有表现优秀的官兵,才能参与哨所执勤。站上哨楼,守卫祖国边关口岸,是“红河前哨钢二连”每名官兵追求的目标。

从军报国的种子,很早便在漆人瑜的心里播下。爷爷当兵时训练执勤的照片、父亲一身戎装的模样,是他儿时深刻的记忆。

2023年,大学毕业的漆人瑜怀着对军营的热爱报名参军。最终,他如愿穿上军装,来到祖国西南边陲,成为一名边防军人。

尽管来到连队时间不长,但漆人瑜对连队官兵忠诚戍边的故事和连队“拒腐蚀永不沾,坚如钢永不垮”的优良传统,非常熟悉。

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时任副连长卢

占强发现一名可疑男子在哨所附近拍照。卢占强上前询问时,该男子拿出一沓钱就朝卢占强的衣袋里塞。卢占强严词拒绝,并将该人控制。经相关部门查实,该男子确系不法分子。

10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官兵获知有不法分子正在活动,便火速集合、赶赴现场。不法分子提前设置的石堆、捕兽夹等,挡住了官兵的去路。战士孙希栋为了争取时间,只身前往排障,右脚不慎踩上捕兽夹。当战友用铁棍撬开捕兽夹时,孙希栋的裤管已被鲜血染红……

这些故事深深印在漆人瑜脑海里,让他对自己的战位有了初步的认识。此后不久,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让他对自己的职责使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那天巡逻分队在界河边上,发现有人正在界河我方一侧用抽沙机采沙,连长赶紧带队上前制止。采沙的老板试图用钱贿赂官兵,让他们“睁只眼闭只眼”。连长严词拒绝道:“在界河采沙,会使我方河床降低、河堤被冲刷侵蚀,导致界河中心线向我方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作为边防军人,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次经历让漆人瑜更懂得身为边防军人的责任和使命。在漆人瑜看来,捍卫国家利益,体现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巡逻执勤、站岗上哨……当兵的日子,肩上扛着的是责任。

身在繁华口岸,考验常常相伴。连队党支部把提高官兵的“免疫力”作为重要方面,教育引导官兵传承弘扬连队优良传统,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始终做“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扛得住诱惑、经得起诱惑”的国门卫士和口岸标兵。

“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去年国庆节,连队巡逻官兵紧握右拳,在

界碑前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豪迈激昂的誓言声,响彻红河岸边。队伍中,第一次参加巡逻的列兵吴柏剑眼神格外坚定。

吴柏剑是去年二次入伍的新兵。下连时,远远看到巍峨耸立的国门,吴柏剑十分激动,“能够在国门口岸巡逻执勤,是多么让人骄傲的事情!”

“边境口岸形势复杂多变,而执勤考验的就是观察识别能力,需要哨兵练就‘火眼金睛’。”第一次进行观察训练时,吴柏剑听完班长的话,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卫士。

为了早日参加巡逻执勤,吴柏剑苦练军事技能。那天,通过全部考核的他,迎来第一次巡逻。

清晨,吴柏剑仔细整理装具,等待集合出发的命令。“我们每个人都是边防的一扇窗口,也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集合前,服役十几年的老班长江明亮对新兵们说。

第一次参与巡逻,吴柏剑有些激动。点名时,他双手紧握钢枪,答“到”的声音格外响亮。队伍行至半途,班长明亮下达口令,组织队员面向界河敬礼。礼毕,明亮转过身,对新兵们说起王家国烈士的事迹。“当年王家国烈士就是在这里执行任务时落水牺牲的,年仅19岁……”

望着眼前流淌的河水,吴柏剑真切感受到身为军人的职责。那一刻,他对边防有了更深的理解,更加懂得了戍守边关的意义,不由得握紧手中的钢枪。

几个小时后,巡逻分队到达最后一个点位。远处,界碑上鲜红的“中国”二字出现在眼前。

神往已久的界碑就在眼前,吴柏剑只觉一路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描红时,吴柏剑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看到界碑威严矗立在国门一侧时,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走完巡逻路,我更加懂得了边防的含义。驻守在国门口岸,我们就

是祖国的钢铁卫士!”吴柏剑巡逻归队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三

戍边10余载,一级上士周余鑫执勤时,依然不敢有一丝懈怠。多年前,来到这里不久的周余鑫,感到哨位上日复一日的工作有些枯燥。时任副指导员赵林望着山下灯火璀璨的县城对周余鑫说:“哨位虽小,责任重大。岗位平凡,意义深远。小哨位连着大国门,守望万家灯火,守在国门口岸,我们是这片繁华的见证者,更是守护者。”这番话点亮了周余鑫。

再一次走上哨位,周余鑫的内心平静了。他决心当好国门卫士,守护不远处的繁华与安宁。从那之后,周余鑫训练更加刻苦,各项执勤技能取得很大进步。

那年,战友王家国的牺牲,让周余鑫很受触动。当时,上等兵王家国在一次边境执勤任务中不幸落水牺牲。消息传回连队,周余鑫呆住了。两人是同年兵,入伍后来到同一个新兵营,下连后被分到一个班。他们在摸爬滚打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友谊,两人还相约要一起走上哨所。

面对王家国烈士生前获得的荣誉证书,周余鑫说:“守卫好祖国边疆,是边防军人神圣的使命,也是我坚定的承诺。”之后,周余鑫训练更加刻苦,每次上哨执勤更加用心。他知道,坚守岗位也是对战友的缅怀和纪念。

深夜,城市渐渐安静,霓虹仍在闪烁,陪伴着执勤的官兵。“怀抱红河波上月,枕戈待旦四连山。”这是哨所官兵书写的一副对联,也是对他们迷彩青春的真实写照。一茬茬官兵,坚守在边境口岸,驻扎在高山上,以青春和热血守护着眼前的繁荣和可爱的山河。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甜

■陈贵平

一颗糖
分到战士的手里
从祖国到抗美援朝战场,再到前线
这一路啊,每一颗糖果
也迫不及待,把故乡的月亮
亲人的思念,把一路的千山万水
全都化成了甜甜的味道

糖,只要一颗,一颗就够了
战士小心翼翼地含在嘴里
一秒、两秒、三秒……
子弹打完了,换弹匣,上膛
坚持战斗
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是甜的味道,慢慢嚼
嚼出阳光,嚼出黎明
慢慢嚼,嚼出希望
嚼出力量,嚼出
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自己

7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
抗美援朝前线的战士们收到了
祖国亲人送来的糖果
清扫战场时,有些战士的胸口
还揣着一颗糖——他们
直到牺牲,也没舍得吃
有的战士将印有汉字的糖纸
放在自己的胸口珍藏
这是多么甜的念想
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度过春节,这样的春节
一定是甜得滚烫
甜得热烈

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春节
炊事班都会发很多糖果
我拿在手里,感受着过去
感受那每一缕硝烟,带来的
我们幸福的今日,幸福的甜
随着兵龄逐渐延长
这种甜
不断注入我的血液
不断融入我的骨髓
我坚信,过去,现在
直至永远
这种甜,都会在我心里

和火车一起奔跑的人

■胡月

时,他的两条腿又冷又麻,好在自己排在相对靠前的位置。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轮到自己时竟然没有那名战士乘坐车次的票了。

张博失落地走出火车站,大片的雪花落在他的军大衣上。当晚,张博又去小站,比头一天提前两个小时。这次他排在了购票人群的最前面。

几天后,雪停了。隆冬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那名边防战士背着大包小包走进候车厅,张博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

之后,每当张博拎着马扎上火车时,他都会想起坐马扎排队买票的那个冬夜,脑海里浮现出那名边防战士接到车票时的激动神情。

张博记得,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晚上7点多,装载机灯火通明。哈气不断从战友们的口中呼出,他们的衣领上结了一层白霜。然而,官兵似乎不觉得冷,装载机固定装备的敲击声、三角木塞住车轮的摩擦声,铁路工作人员的话语音,混合成火热的交响。

张博沿着列车一台一台地认真查看装备。为确保运输安全,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他时而爬上装备顶端检查部件是否松动,时而钻下装备底盘看看紧固器材是否绑好。张博边走边检查,即使是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也不会停下脚步。

装载一台特种装备要钉几百个扒钉,而钉扒钉的战士需要弯着腰,甚至趴在平板车和装备底盘之间操作,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张博提醒官兵,来时一定要穿厚些。如果看到哪个战士穿少了,冻得脸颊发红,张博就会立刻带他下来喝姜汤。这些姜汤,是张博提前联系军供站准备好的。

几个小时后,装载完毕。当军列启动,轰隆隆驶向远方,装载站就剩张博一个人了。他转身望了望月色,又匆匆向来时的火车站奔去。

在张博担任军代表的日子里,多数时候,他不是乘坐火车,就是在站台上。在北方边境绵延的铁路线上,张博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作为军代表,张博的腿好像永远比身体其他部位快两拍。不知多少次,火车门即将关闭前,他才匆忙赶来,迈进车厢,随着车厢门关闭的咔嚓声,一起驶向远方。

其实,这个“远方”并没有多远,只是早些年绿皮火车要走60多个小时才能抵达执行任务的装卸场。一年中,总有一段日子,张博需要上午在办公室审核运输计划和装载加固方案,中午飞奔到火车站。经常的情况是,他赶中午的火车去,在目的地完成装卸后,再赶夜里的火车回,早上正好又抵达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循环。也正是那段日子,张博的双腿好像加装了智能控制系统,只要时间一到,就往火车站赶。

有一次,他刚和某部参谋办理完军运手续,无意间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发现距离火车发车只有不到半个小时了。如果再不抓紧,就赶不上了,张博迅速向楼下大门奔去。

张博喜欢坐火车。火车行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正以火车的速度向前奔跑,不分昼夜,无惧风雨。有时,他会静静地欣赏车窗外的鸟群与远山、春日里的山花和秋天的稻谷。有时,他会坐在自带的马扎上,伴着车厢富有节律的晃动声,回想起自己刚戴上军代表红臂章的那个冬日的下午。

有一年临近春节,边防哨所打电话来,说有个南方的战士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了,想请军代表同志帮个忙。张博心想,战友过年回不了家可不行啊。

可在春节这个节骨眼上,去哪儿都是一票难求。何况在十几年前,还没有网络购票。张博想帮战友买票,只能自己去窗口排队。小站每天早晨6点开始卖票,他裹着军大衣,带着小马扎,头天夜里就守在售票窗口了。当时天气很冷,张博在小马扎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售票窗口开放



华岳松风(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石鲁作



长征

第6361期